

15 09

嘉祥县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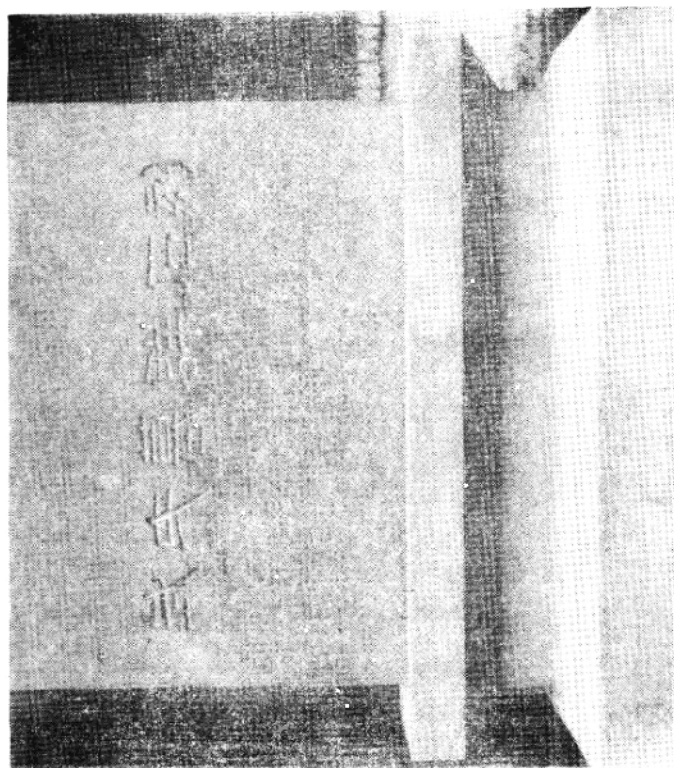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前 言

《嘉祥县文史资料》第三辑，在县政协领导的亲切关怀下、有关人士通力协助下，现已编印成书。

本辑文史资料为武氏祠资料专辑，较详细地介绍了武氏祠的产生、发掘、内容及资料价值，文图并茂，可供各级领导、各界人士参考，尤其为研究人员、专家、学者、各类大专院校的文科师生，提供丰富的资料。武氏祠画像石包括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社会生活、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内容，是汉代社会生活的缩影，是当今建设的历史经验借鉴，也是增强热爱祖国、促进祖国统一的纽带。本辑资料虽经较长时间的收集、整理、校核、由于水平所限，谬误之处，请各界人士指正，并将有关资料、修订意见汇寄本会，以备订补。

编 者



學 楷  
國 體

治 校  
家 作  
十 年 十 日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武氏墓群石刻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石狮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24  |
| 石阙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26  |
| 画像石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30  |
| 碑碣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77  |
| 画像故事选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87  |
| 历代名家学者对武氏祠的评述.....          | 120 |
| 纪念武氏墓群石刻发现二百周年<br>会议纪要..... | 135 |
| 题字、赠言、留言.....               | 141 |
| 附：武氏祠座落简图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
## 武氏墓群石刻

武氏墓群石刻位于嘉祥县城南三十里的武宅山下。包括石狮、石阙、碑碣及武梁、武开明、武班、武荣四个墓祠的全部画像石。

汉代石雕、碑刻、画像石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，武氏墓群石刻则是这瑰宝中一颗光辉璀璨的明珠。宋代金石学兴起后，赵明诚、洪适、欧阳修等人，都著录了武氏祠的画像石或碑刻。清代黄易等人开始发掘，至今武氏墓群石刻不断被收藏和妥善管理。

武氏画像石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和社会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内容，是汉代社会生活的缩影，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。

### 一、武氏墓群石刻产生的时代背景

嘉祥金皇统七年（公元一一四七年）析巨野、任城二县地始置县，以巨野山口镇为县治，借春秋鲁哀公西狩获麟的故事，取其祥瑞之意，定名嘉祥。嘉祥县地夏、商属《禹贡》徐州之域，西周属兖州，春秋属鲁国，战国属

齐，秦为薛郡，西汉属山阳郡巨野县，东汉属任城。自春秋至东汉，嘉祥县地一带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大致是：

春秋时期的鲁国，是最早实行封建变革的诸侯国之一，公元前五九四年，就实行了“初税亩”，即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（井田制），允许私人占有土地，进行征税，耕牛已经使用。孟子说：“深耕而易耨”，表明鲁国农业生产中重视深耕技术。当时的冶铁技术也较为发达，“鲁之削”以锋利闻名。土木建筑技术更有大幅度的提高，鲁班（公输班）是这一行业中最集中的代表人物。以鲁缟为代表的纺织业也颇为发达，《战国策》说“强弩之末，不能穿鲁缟也。”《汉书》注：“缟，素也，曲阜之地，俗善作之，尤为轻细”。这一地带的商业也很繁荣，当时，离嘉祥不远的“陶”，俗称天下之中，诸侯四通，范蠡在此做生意，十九年中三致千金，年老时致于“巨万”，号称陶朱公。孔子的弟子子贡，后来做了富商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说他“废著鬻财于曹、鲁之间……结驷连骑，束帛之币以骋享诸侯，

所至，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”。原来俭朴的鲁国人，此时也“好贾趋势，甚于周人”。早已发明的规矩、墨绳、悬砣、水平器，这时在鲁国也广泛使用。

西汉时，嘉祥地属山阳郡巨野县，山阳郡的郡治位于今嘉祥县城西南，距武氏祠所在的紫云山（武宅山）很近。当时这一带的生产水平更向前迈进了一步。秦彭做山阳太守时，兴起稻田数千顷，使这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发展。山阳郡设有铁官，西汉成帝时，冶铁手工业工人不堪忍受统治者的压迫，举行起义，《汉书·成帝纪》中曾记载此事，说刑徒苏令为首的二百二十八人，自称将军，经历郡国十九，杀东郡太守、汝南都尉，可见当时山阳郡的冶铁手工业作坊规模是相当大的。莱芜出土的西汉铁范上，有的铭文为“山”字，可能是山阳郡的产品。曲阜当时也有铁官。

东汉时期，嘉祥县地属任城。这时期，阶级矛盾缓和，苛捐杂税大量削减，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，手工业出现了新的发明创造，商业与西域又有了进一步的经济交流，全



国出现了安定局面。

发达的经济文化，造就了一些学者，也豢养出一批豪强地主。武氏一家数人，有的官为千石，势强财雄，是当时的豪强地主。还有《后汉书·王龚传》记载的：“王龚，字伯宗，山阳高平人也，世为豪族，初举孝廉，稍迁青州刺史，安帝嘉之，征拜尚书，建光元年，擢司隶校尉”。又《三国志·满宠传》说：“（山阳）郡内李朔等，各拥部曲（家兵），害于平民”。这些情况也完全可以用来说明武氏墓群主人的情形。

东汉时期，社会风气是“厚葬为德，薄终为鄙，有的人倾家荡产，也要厚葬双亲以显示自己的孝心。如《后汉书·崔骃列传》说：“初蹇卒，剽卖田宅，起冢莹，立碑颂，葬訖，资产竭尽。”东汉人王符在《潜天论·浮侈篇》中曾抨击这种厚葬风气说：“京师贵戚，必欲江南柁梓，豫章榱楠。边远下士，亦竞相仿效……。工匠雕治，积累日月，计一棺之成，功将千万，夫既其终用，重且万斤，非大众不能举，非大车不能挽。……万里之中，相竞

用之，此之费功伤农，可为痛心。”“京师贵戚郡县豪家，生不极养，死乃崇表，或致刻金镂玉，櫟梓榱桷，良田造塋，黄壤致藏，多埋珍宝、偶人、车马，造起大冢、庐舍祠堂，崇侈上僭。”

武氏一家，势力豪强，厚葬之重，较之其他，更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便产生了武氏墓群石刻。

武氏墓群画像石的产生，还同绘画艺术的繁荣有密切关系。中国古代绘画艺术自战国时代起，逐步由图案画走向人物、动物画。屈原《离骚·天问》中，记载了一些当时的神话人物、动物画内容，如“烛龙”、“应龙”、“雄虺九首”、“伏羲”、“女娲”、“羿弹九日”“灵蛇吞象”等。东汉人王逸指出：“屈原放逐，忧心惟悴、彷徨山泽、经历陵陆、嗟号旻昊，仰天叹息，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，图画天地、山川、神灵、琦玮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，周流疲倦，休息其下，仰见图画，因书其壁，呵而问之。”这表明，战国时代宇庙祠堂的墙上，已有了大型壁画。如果按《孔子家语·

观周篇》的说法，孔子曾观于明堂，“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，桀纣之像，而各有善恶之状，兴废之诚焉。”又有周公辅成王，抱之负扆，南面而朝诸侯之图焉，孔子徘徊而望之，谓从者曰：此周之所以盛也。由此可见壁画早在春秋末年就有了。

及至汉代，绘画艺术更加繁荣，据文献记载，朝廷某些宫殿如明光宫、甘泉宫的宫壁上，以及各地诸侯的宫殿墙壁上，也都绘有壁画。最著名的有鲁国的灵光殿，其壁画所绘内容很复杂。王延寿的《鲁灵光殿赋》对此描述说：“图画天地，品汇群生，杂物奇怪，山神海灵，写载其状，托之丹青，千变万化，事各谬形，随色象美，曲得其情，上纪开辟，遂古之初，五龙比翼，人皇九头，伏羲麟身，女娲蛇躯，鸿荒朴略，厥状睢盱，焕炳可见，黄帝唐虞，轩冕以庸，衣裳有殊，上及三后，嬖妃乱生，忠臣孝子，烈士贞女，贤愚成败，靡不载叙，恶以诫也，善以示后”。这些内容同武氏祠画像石多么一致，如果说画像石受壁画的影响是不过分的。

总之，政治的相对稳定，经济文化的发展，豪强地主势力的形成，财富的积累和集中，厚葬风气的盛行，绘画事业的繁荣，加上铁制工具和石料的易得，为汉画像石（包括武氏墓群石刻）的产生和流行提供了必备的条件。

## 二、武氏墓群石刻的年代和主人

武氏一家，史书无载。但从武氏诸碑文和石阙铭文来看，是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家族。武梁，字绥宗，官从事（刺史佐官）。武梁的四弟武开明，官吴郡丞（太守佐官）。开明长子武班，官敦煌长史（边郡太守佑官）。开明次子武荣，官执金吾丞（掌管京师治安的佐官）。由此可见，武氏一家数人均官至千石，势力显赫，家产万贯，修建这样宏伟的墓祠是完全有条件的。

武氏墓群石刻的年代，从石阙的铭文和四块碑文可知，石阙建于东汉桓帝刘志建和元年（公元一四七年），建阙人长兄武始公、二弟武梁、三弟景兴、四弟武开明都活着。武开明长子武班则已去世。据“武班碑”文，他死于东

汉冲帝刘炳永嘉元年（公元一四五年），死后二年建阙，故石阙铭文提到他“被病夭歿，苗秀不遂。”武开明次子武荣在世，“武荣碑”文未提武荣死年，但说是“孝桓大忧”之后死的，故知他当死于桓帝死后的那一年，应为灵帝建宁元年（公元一六八年）。据“武开明碑文”，武开明“建和二年（公元一四八年）十一月十六日遭疾卒”，故知武开明死于建阙后的第二年，比其长子武班晚死三年。据“武梁碑”文，武梁“年七十四，元嘉元年（公元一五一年）遭疾郢灵”，知其死于建阙后的第五年，较其四弟武开明晚死三年。据此，武氏数碑当建于东汉桓帝末年至灵帝初年。

武氏墓群石刻，除一对石阙，石狮外、还有四个墓祠，这四个墓祠的主人是：

武梁祠墓主即武梁，这是黄易发现的头一个石祠，早被洪适定为武梁祠。据“武梁碑”，武梁“治韩诗经”，画像中有的内容可在《韩诗》中找到。武荣祠即前石祠，墓主即武荣，武荣碑文有“为州书佐、郡曹史、主簿、

督邮、五官掾、功曹守、从事。年三十六，汝南蔡府君察举孝廉，□□郎中，迁执金吾丞”的记载，前石祠的画像提榜上就有“五官掾车”、“君为督邮”、“君为市掾”。再者，“武荣碑”有“治鲁诗经”的说法。前石祠画像中有文王十子的故事，也出自“鲁诗”。后石祠墓主即武开明，叶翰《中国美术史》认为：武开明碑文中有“迁长乐太仆丞”的话，太仆是掌握车马的，后石祠画像上有北斗星君坐车及上古帝王驾车图，将碑文与画像对照，后石祠当为武开明祠。武班祠即左石祠，墓主即武班，叶翰认为：左石祠画像上有“颜叔独处”的故事，其上榜题出于《毛诗》，武班碑文有“孝深凯风，志洁羔羊”的话，也属《毛诗》，因此左石祠当为武班祠。

武氏石阙铭文及武氏诸碑均未提到武梁父辈的情况，也未见武梁的长兄武始公、三弟武景兴及其子武季章、武仲章、武季立等人的石祠。从石阙铭文可知，当时武氏墓地必早已存在，武梁的祖父、父亲早已埋于此地。至武梁兄弟四人，才修建石阙 石狮，以状观瞻，并

示威武。

### 三、武氏墓群画像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

武氏墓群画像石的内容十分丰富。其题材内容可归为三类：社会现实生活类，神话故事、奇禽异兽类，历史人物故事类。

（一）社会现实生活类，描绘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如人物拜谒、会见、车马出行、执彗、捧盾、执戟迎侯、杀鸡剥狗、汲水和面、烧火做饭的庖厨，奏乐、舞蹈、武士斗剑，捕鱼狩猎、军事战争，还有楼阁桥梁等。其中车骑出行最能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。据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记载，当时不同等级的官吏，使用相应的车骑、服饰。如二千石以下的官吏，仅能用一马拉车，二千石以上至万石丞相、王公贵族，可用二至四马，天子用六马。又如前导后从的车辆，公卿以下至三百石的官吏五辆属车。车前开路的伍伯（步卒），四百石至二百石的官吏设二人，二千石至六百石的官吏设四人，太尉、司徒、司空设八人。带剑骑吏的数目，公至二千石的官吏设四骑，

千石至三百石的官吏设二骑。在武氏墓群石刻前石祠的“令车”画像上，刻出主车“令车”一辆，车上有四维，车后有四骑者，一辆“主簿车”，一个送行者。主车前有骑马人二名，带剑骑吏二人，步卒二人，“门下功曹”、“门下贼曹”、“门下游徼”车各一辆，迎者一人。和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相比，少一辆“主记车”，带剑骑吏和伍伯数则相符。前石祠的“水陆攻战图”上，主车在桥正中，五辆属车分列两边，均有题榜予以标明。同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相比，完全符合。

武氏墓祠中的几个庖厨图，反映出汉代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图上一般都刻一个带烟筒的灶，灶上置甑，有人在灶前烧火。灶旁壁上挂着猪头、猪腿、剥好的兔，杀好的鸡、鱼等。另一边有口井，井上有桔槔，有人正来提水，桔槔的立柱上挂着一只狗，一人正持刀给狗开膛。此外有的人和面、捉鸡、烫猪。武氏前石祠有一庖厨与一高楼相连图，男女主人分别坐在二楼和三楼上，仆役们用方案或圆盘托着碗盆、耳杯，通过楼梯，递饭菜到主人



手中，侍候主人就餐。这无疑是汉代地主、官僚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（二）神话故事、奇禽异兽类。这类是武氏祠画像中极为精华的部分，刻画着许多汉代人所想象的仙人、神禽、怪兽的艺术形象。如西王母、东王公、雷神、风伯、雨师、龙、朱雀、八头人面兽、鱼拉车、龙拉车、仙人骑鱼等画面。这些神话，反映了人们当时对自然现象的想象。如后石祠一石上有一幅图，刻辆雷车，由云彩作轮，几个肩生双翼的仙人用绳子拉着，车上立两面鼓，一个女装的雷神手执椎不断击鼓，鼓声代表了隆隆的雷声。雷神后面，一个足踏云彩的仙人张大嘴吹气，则是刮风。云车前方一长发人拿瓶子往外倒水，便是雨师布雨。又有三人手执锤子、鍤子，两种工具相击而迸发出的火花，就代表闪电。在龙身构成的半圆形拱门上，一女子手执一长鞭，可能是传说中的电母正在放电，长长的鞭形代表了天空中的闪电。

西王母是汉代传说中的主要神仙。武氏祠画像中西王母占有重要位置。后石祠的一幅